



京津冀协同发展五周年

一所医院在京津冀协同中『生死蝶变』

据新华社石家庄2月13日电(记者张涛、齐雷杰、闫超磊)57岁的患者赵华(化名)从未想到,近日他在燕达医院的一例手术,竟是河北省内开展为数不多的针对复杂心脏病实施的希氏束起搏器植入术。

燕达医院地处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这里与北京通州只隔着一条潮白河。近5年来,这家民营医院还实施了河北首例微创小切口体外循环二尖瓣置换等手术。

无法想象的是,现在“高大上”的燕达医院,5年前却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2014年3月记者走访这家医院时,其惨状可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大厅空空荡荡,就诊患者很少。

北京大医院有的设备,这里都有。甚至北京大医院没有的设备,这里也有。然而,北京大医院几乎人满为患,设备和医生高负荷运转,核磁共振等要长时间排队。

“医护人员比病人多,冷冷清清,护士晚上值班都害怕。”医院行政工作人员张春桃2010年入职时,燕达医院才开始试运营,大楼里每天病人只有150人左右。

如此尴尬局面和强烈反差背后,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燕达医院硬件一流,但医护人员技术水平与北京大医院不可同日而语,难以取得患者信任。

命运转机出现在2014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列入国家战略,燕达医院成为京津冀医疗合作的一个试点单位,先后与北京朝阳医院、天坛医院、首都儿研所、北京中医医院等多家北京优质医疗机构合作,从此日新月异。

“过去,当地人要到燕达医院看心脑血管疾病需要很大勇气,大部分患者都是直奔北京大医院。”卢长林说。如今,有了北京医疗机构的鼎力相助,燕达医院原来无法开展的脑科、心脏、泌尿等大型手术,逐渐都能做了。

“我刚来时,科里一天只收治了两个病人,这在朝阳医院简直无法想象。”卢长林说。现在,不少患者都奔北京专家而来,医院每年介入治疗数量从个位数蹿升到2000多例。

短短几年,燕达医院门诊患者就从每天150人左右暴增到1000多人,几乎增长10倍。2018年,医院门诊超过53万人次,出院量达到2.4万人次。

京津冀协同发展正逢其时。如今,河北已有400多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与京津开展合作,合作项目突破500个。

轮椅上的博士答辩

读博有多难?是通宵苦读,是反复实验,还是数年坚守?对于39岁的马超来说,还要加上更多负重:颈椎骨折,高位截瘫,除了眼珠转动、能说话外,全身没有知觉……

马超是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一名教师。几年前,为了给自己“充电”,马超选择攻读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然而2018年4月11日,马超不幸遭遇意外,生命垂危。

时间终于来到答辩的日子——2019年1月9日,一大早,马超坚定地说:“出发。”

“出发”,对于马超是个大工程。妻子取来一张渔网似的医用网,铺在马超身上,再推来一台小型“起重机”,把马超用网吊起来,送到轮椅上方,其间家人一起扶稳他的头颈、腰部、腿部……

到达答辩现场后,妻子将马超脖子上的护具摘下,将轮椅调整到他能头部斜靠,眼睛能直视投影幕布的角度,再把薄棉被折好垫在他的脖子后面。

作为第一个答辩者,马超熟练介绍着论文情况,眼里充满了光亮。面对答辩组的提问,学妹将论文翻到相应章节,举到马超的眼前,辅助马超解答。马超不慌不忙,一一作答。

“太不容易了!”当答辩委员会宣布马超答辩通过后,马超和妻子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据新华社哈尔滨2月13日电

春运“隐身侠”让铁路运输“耳聪目明”

据新华社上海2月13日电(记者贾远琨)告别春节假期,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在铁路上有这样一群幕后工作者,他们虽从未与旅客“面对面”,却让铁路“耳聪目明”,保障着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有呼必有应,不照面的“百事通”时刻在线

刚坐定,桌子上的电话又急促地响起来。张青青抓起电话,焦急的询问声传来。“你好,我有行李落车上了,快帮我找找!”

张青青随即记下车次信息,确认无误后通过电脑系统将遗失物品信息反馈给列车长。半小时不到,旅客就收到了遗失物品找回的短信。

张青青是上铁12306的客服代表,主要负责接听旅客电话,解答旅客咨询,受理旅客投诉、建议、遗失物品查找等工作。

时多了一倍,最多一天一个人要接到430多个电话。一天下来,嗓子几乎是哑的。”张青青说,这已经是她经历的第九个春运。

作为全国第一家铁路客服中心,上铁12306客服中心承担着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铁路客运咨询、求助等工作。

春运期间,张青青和团队里的168位同事一起,守好各自一平方米的客服工作台,为电话那头的旅客排忧解难。

擦亮列车的“眼睛”,不出半点差错

信号工是铁路电务系统的特殊工种,主要负责铁路信号相关设备的安装、维护、维修及改造工作。

今年春运是上海电务段上海信号工区工长赵立的第25个春运。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赵立都会和他的21位工友坚守在上海站

301至307号维修区域的铁轨旁,等待上道作业的命令。

春运加开夜间列车,检修设备的工作压力比平时更大。赵立带的这个班组负责上海站120台道岔转辙机、73个轨道电路区段、69架信号机、19处应答器等信号设备的维修工作。

一晚上,他们要上下道作业好几次。干得热火朝天的赵立下道后没几分钟就被阴冷的寒风吹得透凉。

“春运上道作业都是断断续续的,有时有30分钟检修时间,有时只给15分钟,我们能做的只有时刻准备好。”赵立说,“信号设备是列车的‘眼睛’,不能出半点差错。夜间值守虽然苦,但心是安的。”

为高铁拱桥做“体检”,“桥梁医生”高空坚守到天明

凌晨1点,一阵叮叮响声打破了京沪高

铁丹昆特大桥的寂静。

这是上海工务段苏州北高铁路桥车间的朱根祥带领工友们在高空检修桥梁设备。

高铁桥隧工是铁路工务专业工种,主要负责高速铁路桥梁、涵洞、隧道及其他高速铁路相关桥隧建筑物大修、维修工作。

扳手、安全帽、安全带、探照灯……全套装备清点配齐后,他们开始沿着钢拱桥拱脚向上攀爬,从两侧拱肋开始检查。

“等我们干完活下来,要不了多久,早晨第一列旅客列车就会通过。”朱根祥说,“虽然不跟旅客打交道,但我在桥上看着列车平稳开过的时候特别高兴。”



▲2月13日,铁路民警刘璞为即将值乘G1329次列车的妻子梅姗姗整理服装。梅姗姗是铁路上海客运段高铁二车队的列车长,丈夫刘璞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虹桥火车站的一名民警。春运期间,梅姗姗一直在值乘线路上奔忙,刘璞更是白班加夜班地执勤,夫妻俩往往只能在列车开行前有短暂的相聚。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相聚又别离

有害教育类App为何“烧不尽、吹又生”



新华社广州2月13日电(记者郑天虹)教育部去年底发布《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的通知》以来,大量严重违规的App已经下架。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仍有部分App顶风作案,出现涉黄信息,有些不良App换个马甲以公众号、小程序的形式链接游戏和商业广告,有的学校暗示家长装App查分数看考卷,有的还有付费陷阱。

整治之下又现有害教育类App

2018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的通知》,明确要求停止使用含有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及链接,或利用抄作业、搞题海、公布成绩排名等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App。

目前,大量严重违规的App已经下架,仅苹果应用商店下架的教育类App超过15000个。

2019年1月,江苏、浙江、四川、云南等地纷纷排查,清理各类已进入中小学的教育类App,动员家长举报,形成日常监督机制、审查备案制度等,防止有害App接近青少年。一些在线学习App运营者发布了App进校服务的行业自律倡议。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仍有部分教育类App出现顶风作案。一款号称“中小学生学习好伙伴”的App“作业帮”上,在其有社交功能的“每日一练”版块中,常常可以见到“全网cp”“刷赞送会员”等信息。记者在其“解校园”聊天区,发现有用户不断发黄色图片和引诱性文字,多次投诉仍然封不住。记者注册,其聊天区基本是不设防的,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为用户发布照片和言论。有些涉黄内容2017年就出现了,运营者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屏蔽措施。

教育类App的开发准入门槛低,无需教育机构资质,公众号或小程序的开发者甚至可以是个人

而一旦出了问题,最多就是封号、封域名、封IP地址等,有的运营者被封后变换域名或口令很容易就卷土重来

流量关注,继续传播游戏和广告。

记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作业帮”,结果出现180多个跟“作业”有关的小程序。其中一个叫“作业答案新版”的小程序,点开就进入了包含了20多款网络游戏的界面;“作业帮小助手”“作业帮搜题答案”小程序首页打开就有广告链接直接进入某商城;“作业帮在线答题”页面有公众号广告链接。记者发现,这些小程序很多都是个人开发的,属于“山寨”“作业帮”。

教育部门已经明令禁止通过App公布学校考试分数和排名,但有家长告诉记者,学校暗示家长可以通过有关App查询孩子的期末考试分数和排名,登录一看,如果需要了解个性化信息如孩子学业诊断等则需要付费,其中还嵌入了培训机构广告。

开发准入门槛低,缺乏日常监管

经查询,存在黄色信息的App“作业狗”,其运营者为深圳万利达教育电子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显示,该企业已于2018年6月注销。但其产品“作业狗”未被封查,也未在软件市场下架,运营至今。



顶风作案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业内人士表示,应用商城对App的上线应该负起监管责任。据了解,苹果公司目前对于违规App实行“黑名单制度”,要有相当多的用户在线投诉,获得苹果公司的关注进而被列入黑名单,再经过苹果公司审核后才能禁止运行。但一些开发企业花钱刷好评淹没差评,让应用商城的监管也很无力。

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欧阳爱辉说,适当的社交软件、教育软件对学生学习生活存在一定价值,这就要求产品开发企业承担起监管责任,严格甄别涉黄有害信息。

业内人士介绍,近年在线教育兴起,大量资本涌入,但教育类App的开发准入门槛低,无需教育机构资质,公众号或小程序的开发者甚至可以是个人。这些开发者为了获取更多收益,会把端口开放给互联网广告分发平台,让其在页面投放广告。

一些游戏开发商深知青少年是网络游戏的重要消费群体,在App中链接游戏,以学习之名吸引更多流量到其游戏界面,进而得到更多“变现”机会和广告开发价值。

对此,有微信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微信作为公众号、小程序等的运营平台,虽然负

有一定的监管职责,但是审核监管难度大。公众号、小程序运营者开放端口给广告分发平台,微信平台很难都掌握。虽然技术上可以实现屏蔽,但是难度大,有时候也容易造成“误伤”,所以当前审核主要还是靠人工抓取,但面对海量的外部链接内容,审查很难面面俱到。

对于依然有学校要求通过App查分查排名,教育界人士表示,这是学校和App运营者切中了部分家长需要掌握孩子成绩和排名的“刚需”。不少家长表示,中考、甚至有些小升初民办学校招生等都是凭分数择优录取,家长需要准确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排名,以便“对症下药”。

加大对违规App的处罚力度,多部门联动加强监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教育类App运营者的违法成本很低,一旦出了问题,最多就是封号、封域名、封IP地址等,有的运营者被封后变换域名或口令很容易就卷土重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涉黄信息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是长久的,哪怕有一点点涉黄,都必须追究App运营方的责任,加大处罚力度。

业内人士表示,教育App行业经过初期的快速发展,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应回归教育本质,更加重视内容,提升产品质量。

专家建议,要实施有效监管,在准入阶段,监管部门应对App开发商明确资质、提高门槛,对其产品内容的设计提供指引;在运营阶段,监管平台或部门要借助切实可行的信息技术手段实施甄别,依法依规做好审查和监督,一旦发现违规问题要严格执法,定期向社会公布黑白名单,畅通举报渠道。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说,学校、家长要及时了解学生手机等的使用情况,对中小学生学习使用网络终端设限,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屏蔽有害信息,引导他们合理使用,避免伤害。同时,公安、文化、教育、网信、工信等多部门应联合执法,共同为净化青少年网络环境负责。(参与采写:何思萌)